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毛公案 第三回 賣弟婦姚庚得銀 現天良州衙控告

金錢從來能通神，自古至今人人云。士子讀書將官作，見了此物亦動心。話表楊氏素嫵一聞王婆之言，一口濁氣昏過去了。王婆立刻把楊素嫵扶起，以手捶其後胸，呼喚多時，楊氏素嫵方將一口濁痰吐出，甦醒過來，在車上打滾撞頭，只是啼哭。哭夠多時，帶怒含悲，向王婆講話：「王婆子，你與姚庚通同作弊，賣我為娼，我必告到當官。你與姚庚其罪非小妓！」王婆聞言，微然冷笑，用手一指，斷喝：「好楊氏，你放潑，竟不識抬舉！」

我告訴與你，凡係賣在水內的婦女，經不起折磨，哪能有正大光明？劉清也非是好惹的。姚庚將你賣與劉清，是我的見證。

你就是撒潑、放刁、磨牙，也由不得你。你不肯善從，才把你用車拉這僻路行人稀少之處來。別說你要伸冤告狀，就是盼個人來瞧瞧也難。事已至此，若不叫你口服心服，怎能在路行程？」

言罷，向劉清一扭嘴。樂戶劉清就知其意，遂從腰間取出皮鞭，向楊素嫵一指說：「你休生妄想！老爺既買了，就不怕王法。」

你即撒潑放刁，當時先管教管教你！」掄圓了皮鞭，喇喇照著楊素嫵身上亂抽，只抽得楊素嫵渾身青紫。

劉樂戶正然打得高興，忽聞身後有人問話，遂停住皮鞭，扭項回頭一瞅，身後站立一人，及是一個寒儒老學究在那問話。

列位不知，來問話之人，正是毛巡按出京上任，一路私訪，無處不到。今日正在僻靜郊外，猛聞有女子的哭聲甚慘，順著哭聲往前行走，越走越離哭聲近，一抬頭，就瞧見樂戶劉清掄皮鞭苦打那婦人。心中暗想：「此事有些蹊蹺。本院受皇恩，出京暗訪民情，必須近前究問，方可明白。」走近前說：「你這人在荒郊苦打此婦，這婦人係你何人？望乞說明緣由。」劉清見問，停鞭觀瞧，見來人頭戴儒巾，身穿儒服，就知是一位秀士。

列公，明季最重斯文，但凡舉人、秀才，到處有體面。劉清不敢輕視，遂拱了拱手，口呼：「相公，小人難以詳細言之。」

問她便知詳細。」毛公遂問楊氏：「你這婦人家鄉、姓氏？為何被這人所打？須要你從實說來，我學生與你作主。」楊氏叩頭含淚，口呼：「相公。」遂將丈夫姚義出外貿易未回，姚庚暗寫假信：「言丈夫病在旅店，令我大伯姚庚前去接夫主回家。姚庚暗中將我賣與這南京樂戶劉清，逼奴赴行院。我不去，苦苦逼打奴楊氏素嫵。王媒婆、姚庚二人合謀勾串，通同作弊，陷奴入火坑，被他人毒打，幸蒙相公到此，奴的殘生有救。如救奴一命，恩同再造。」

毛公聞言，心中大怒，心中暗想：「世上竟有這樣惡人！」

如今先用良言解勸劉清並王婆，若肯改惡向善，是他二人造化；若不聽本院良言，再一齊拿他們治罪也不遲。」遂向劉清說：「劉樂戶，我學生有幾句良言相告：自古樂戶乃是下賤之流。」

人受父精母血所生，貴賤未分，自小至大，士農工商，皆可謀生，為何作這傷風敗化、買良為娼損德之事？天理昭彰，神天不佑，一朝敗露，犯法按律定罪，生死在眼前。作此惡事，離人骨肉，惟恐近報自身，遠報兒女。依我看，不如棄邪歸正，大小作一經營買賣，強如娼門，被人輕賤，不如人類。你再再想想我這良言。」

列位明公，常言說得好，一福能壓百禍。毛公官居巡按，一派正氣，雄威抖抖，把劉清逼住，不因不由的他把惡意全消，善念頓起，歎了一口氣，口呼：「相公，你的話甚是有理，誰願意作這營生？但只一件，我原有三百銀資本，從南京到此，買了這婦人。如今送她回家，我行了好，弄得我赤手空拳，如何是好？」毛公說：「不必為難，你若真改惡遷善，我倒有一個主意。待學生替你們寫一張呈狀，到州衙去告姚庚私賣弟婦。」

按律定罪，姚庚難逃法網。我學生保管判案定將原銀追回。你一則替楊氏報了仇；二則顯出你之大義；三則你的陰功倍大，非同小可。上蒼必然佑你昌大。」

劉清剛要說話，王婆在旁接言，口呼：「劉大爺，你若肯替楊氏鳴冤，老身就作個硬干證。」楊素嫵說：「三位恩人若救了我，恩同再造，莫說三百銀，我必加倍奉上，小奴家決不食言！奴給三位恩人叩頭了。」毛巡按連忙從裝文袋內取出文房四寶，盤膝坐在塵埃，將紙鋪在膝上，提筆如柳栽花，不移時將狀寫畢，把狀紙遞與楊氏說：「你們速往州衙去告。我也同你們前去，在州衙外聽聽州官怎樣斷法。」

楊氏、王婆一同上了車，毛公同劉清步行隨跟，逕奔涿州。

不多時進了涿州城，來至州衙門首。事逢湊巧，正遇放告。毛公一見滿心歡喜，說：「正逢放告，快進去喊冤遞狀。」楊氏不敢怠慢，忙忙下車。王婆近前攙扶，往衙內走，一行走一行口內喊「冤枉」。走至公堂前跪倒，雙手舉呈狀紙，口內不住喊「冤枉」。這涿州知州劉子雲在公案上往下一望，見一老婦人，攜著一個少年婦人，含淚喊冤，蓬頭垢面，臉有青紫傷痕。

乃吩咐門子：「將那婦人狀紙接上來。」門子將狀鋪在公案之上，劉知州閃目觀看，上寫：具狀民婦姚楊氏，祖居涿州良鄉縣姚家莊。為伯兄勢惡盜賣弟婦事，懇恩傳究，以儆刁頑。

竊氏夫姚義，伯兄姚庚，親胞兄弟，遵父命分居各炊。

氏夫出外貿易。不料夫兄姚庚暗生不良之心，暗寫假信一封，內言氏夫病在旅店，令姚庚同氏前往接氏夫回家。氏婆媳信以為實，遂同夫兄前去。孰料夫兄姚庚暗起不良之心，行同禽獸，將氏賣與南京樂戶劉清之手。氏不允從，被鞭毒打。是氏苦苦哀告，劉清方回心轉意，遂領氏並王媒婆前來控告氏之夫兄姚庚，傳究科其罪名，宜追還氏之身價銀三百兩。氏含冤負屈，不得不叩乞正堂太爺恩准傳究，實為德便。上呈。

劉知州閱完大怒：「姚庚凶徒太惡，無理之極！」遂即發票，隨差衙役張龍、李虎去拘姚庚當堂對質。吩咐楊氏、王氏在班房候審對詞。這且不表。

且言二差役領拘票出衙，二役商議：「咱哥倆要發財，誰不知姚庚之父去世，撙下萬貫家產，由他任性胡花。今日犯了此案，哪怕他不拿出銀錢！」二役說說講講，直奔良鄉而來。

正遇姚庚得了二百七十兩銀，不敢回家，恐母知覺，躲在妓院。

現正低頭前行，正撞見州衙二役，一齊舉手說：「正巧我弟兄二人尋姚大爺的，你來了。咱一同到酒舖中好講話。」遂一齊進了酒舖，落座飲酒。姚庚問：「二位上差有何事前來尋我？」

李虎說：「姚大爺的令弟婦告你私自賣她為娼，王婆見證，買主是劉清。太爺看狀大怒，特差俺弟兄二人前來相請，立待審訊。」張龍說：「這不是州太爺拘票嗎？請看。」姚庚接來一看，不由得怔呵呵發愣，心中驚懼，面色焦黃：「悔不該當初行錯，可恨楊氏竟敢赴州告我！」二役口呼：「姚大爺不必驚惶。古云：『天大的官司，當用磨扇的銀子，能堵城門，不填水溝。』依俺弟兄二人愚見，在州衙上下打點。我們太爺拿個錯，把楊氏、王婆、劉樂戶一同治死，一則保你無事，二則泄你之恨，三則也顯一顯我弟兄的手眼。此乃是兩全其美事，不知姚大爺意下如何？」姚庚聞言，心中暗喜，說：「既是二位上差的美意，我情願打上風官司。不知可得多少銀？」二役說：「咱們素日相交最厚，這點小事，我二人情願效勞。官府跟前須得三百銀，少了難以講話。其餘門子、管事的、書辦等項內外使用，也得三百兩。」姚庚說：「滿打上花費幾百銀，何足論說！只將我那擾家不良的弟婦治死，比麼皆強。竟仗二位鼎力相助。」遂喚酒保上菜、添酒並餅飯。酒保俱各端來，放在桌上。

三人飲酒吃飯已畢，姚庚問：「我這一去見官府，用何供詞呢？望乞指教。」二役說：「你若將太爺打點疏通了，只須如此這般回說，包管必贏，將他三人處死。」姚庚聞言大悅，會了酒飯錢。

姚庚分同二差逕到自己開的當舖，兌了六百銀，交與張龍、李虎，回到州衙。二役將姚庚安在茶坊內，坐候好音。二役暗進州衙，見了知州，將來意稟明。

知州劉子雲乃是好利之徒，見了銀子，心中歡喜，說：「既給送這份厚禮，本州自然有個處斷，決然不令姚庚吃虧。

明日早堂候審。」二役出了衙門，來至茶坊，眼望姚庚，含笑低聲說：「恭喜了！太爺收下白銀，明日早堂候斷，自有分曉。

」

姚庚聞言，喜之不盡，就在二役下處歇息一夜。

次日清晨，大堂發梆，不移時，州官坐堂。張龍、李虎上堂回話：「太爺在上，小的把姚庚拘到。」劉知州吩咐：「帶上來。

」張、李二役遂將姚庚帶至堂前跪倒。劉知州把驚堂木一拍，假意動怒，喝道：「好姚庚，你這大膽的奴才，竟敢私賣弟婦！從實招來，免太爺三推六問，你的皮肉受苦！」姚庚連連叩頭，口稱：「小的家門不幸，自胞弟姚義出外貿易未回，弟婦楊氏不守閨范，寡廉鮮恥，終日吵鬧不休，被王婆引誘與劉清私通拐逃。小人派人尋覓無蹤，已有月餘。孰料今日反投太爺台下，告小人私賣，以作訛詐地步。小人乃詩書門第，並且銀錢廣有，焉能賣她，自罹其禍，遺留臭名？太爺想情，與小人作主。」劉知州說：

「依你之言，楊氏真是潑婦、淫悍刁頭，令人可恨，你且下去。」遂命：「把楊氏、王婆、劉清帶上來。」

三人跪在堂前，劉知州把驚堂木一拍，怒喝道：「好一個楊素嬋，妄告不實。你是賤骨，聽信王婆，引誘劉清，通姦拐逃，反行誣告堂兄。這是你訛索財產。快從實招上來，省得本州動刑拷問。講！」楊氏素嬋聞知州之言，只嚇得面如金紙，渾身抖顫，半晌方說出話來，口呼：「青天太爺，小婦人被夫兄姚庚私賣是實，非是誣他。現有見證，非是小婦人私逃。焉敢前來太爺堂前控告？太爺若還不信，添傳小婦人婆母並嫂嫂前來對質，便知虛實。」劉知州一拍驚堂木，怒喝道：「這賤人，大約不肯善招。」吩咐左右：「給我拶起來！」不知楊素嬋拶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